

弯路

曹 德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弯路

● 曹 德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弯路/曹德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6. 12

(湘南作家文丛/吕宗林主编)

ISBN 978—7—5034—1926—3

I. 弯... II. 曹...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2893 号

责任编辑: 朱 荔 封面设计: 溆浦互动传媒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印 刷: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 邮编: 421008

装 订: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 邮编: 421008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50 字数: 1160 千字

印 数: 1-1000 册 插页: 16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68.00 元 (全八册)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办公室里荡秋千

代序

在一些文化人眼中，我是个粗陋人，但在一些粗陋人的眼中，其言谈举止多少又受到一些文化人的影响。就凭这句话，做了多年业余新闻、人事工作的我，突然萌发了写小小说的念头。

那是几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：一位有恩于年轻人的长者，求这个已是大权在握的年轻人办事，年轻人答应得很爽快，可答应后，这年轻人拖了一年多都未办妥。困惑之际，年长者便托人拐了个弯，所托的人又拐了个弯，最后还是拐到这位年轻人手中，把事办成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事就是年长者所托的事。有天，当又与这位年长者相遇时，还虔诚地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你老托的事，我一直记在心嘞……”

我觉得这故事蛮滑稽，就写了篇叫《弯路》的小小说，没想到，初次写这东西，稿子竟上了一家文学刊物，还上了一晚报的副刊。于是，近两年来，便又有了后面的一些稿件。

内心说，在叫花子都可出版《街头流浪记》、精神病患者都可出版《裸体的痛快》的今天，我还去步人家的后尘，做同样的傻事——出什么书





的话，那真是傻得不能再傻了。但我要说明的是，我集这本小集子，决非出什么风头，也并非脑瓜进水、发热，主要受业内一些专业人士和身边同事们的鼓励，实为一种文字游戏或者说充实一下生活而已，就像平时与同事们玩扑克、搓麻将、打乒乓球、游泳、唱卡拉OK一样，玩腻了，又变一种游戏。而我这种游戏，多数是在办公室中道听途说来的故事或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题材，而后又在工作之余，在键盘上把这些自认为有趣的事儿记录下来。所以，自己便用了个比喻——“办公室里荡秋千”。

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荡秋千的经历：节假日或休闲日，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休闲场所，两人、三人或一人坐到那摇晃的秋千上，利用物体的自由震荡原理，晃来晃去，划上一道道美丽的弧形。那摇曳的秋千，好像不是人在晃动，而是轻风拂过身影，使人就像凌空中那矫健的燕子，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令人心旷神怡！而办公室中，秋千无疑是没有的。没有秋千而又去荡，那不是扯谈！所以，只不过是比喻罢了。

本人也算是“行武”出身，当年，想读书又没有读书的机会，高中毕业后就去了部队，好在那个年代，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读书。可到了解放军这所大熔炉，想不到说我这个湖南伢子还有点文化。平时，经常被希望所愚弄，有空就去写一些新闻稿

件。好在后又某大学读完了两年的中文课程。故此，后来工作之余，也就有了一些新闻稿件常见于军内外的报刊。八八年回到地方人事部门，对于一个地级人事部门而言，只不过是广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角落，人的空间、视野、思维均受到条件的影响与限制，加上本人天性愚钝，所以这办公室里“荡”出的东西，实感有些粗陋，拿不出手！

有位名人说过：“不是诗人写诗，那是诗的不幸”。按此说法，不是作家写书，那也是书的不幸了。不过，我又想，世上千千万万的事，并非件件都能画上圆满句号的，那好，愚本就在于此再做一件“书的不幸”的事，权且当一种消遣吧。不过，此书毕竟也花费了本人的一些精力，每一篇小稿都像一个小小的社会窗口，鞭挞一种社会丑陋的现象或揭示一些人生的哲理。日后，如落到谁的手中，如果慢慢去品，兴许能品出点味道来，如觉得不值一看，把它丢进废纸篓里，即使被我当面碰上，我也不会感到受辱。

或许有人会觉得：我这人定是有些不务正业，或者叫做“正而不足，邪而有余”。但我要不谦虚地说，应该是“正而有余，邪而不足”。不是夸口，我这人不论在部队还是地方，一贯是敬业的，工作并不比别人逊色，在服务对象中的口碑还不错，公务员必须具备的能力我并不差，只是有些被称为“衡阳尤太人的个性”或者说不会装腔作势罢了。不





过，自知之明，主要还是干不来这个社会需要的“某些比能力和做事更重要的工作”。绝非一些人那样，唯有官做才有滋味，但“官德”等因素只有天晓得如何。而集这书，我是知道它的“斤两”、“份量”和不足的。不过我又想，一个人在世上，总要留下一点足迹，有人的足迹：一生是一道耀眼的光环，而本人的足迹，谈不上光环，连一道浅浅的蓝光也没有。一生可谓命运多舛，历尽坎坷、挫折。尤其是那场称得上震撼世界的79对越自卫还击作战，当时身为某装甲兵部队的一个排长，亲身经历了“生与死、血与火、灵与肉”的考验，身边那一个个生龙活虎似的战友，刚刚还活蹦乱跳，一会儿就成了永别。而自己，至少今天还活着，虽谈不上潇洒，更谈不上风光，但快乐和充实，由于自己的低调处世或者说夹着尾巴为人，还是感受出来了。尽管身在官场，却又没有混个一官半职，当了二十几年的科（营）长一直在原地踏步，但比起死去的战友，我还是有幸多了。所以，有时观察这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满纸荒唐的生活现实，有些事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，倒也体验了一些乐趣。

不过实在说，本人这些所谓的小小说，是根本称不上小说的，说白了只不过是些文字的堆积。忘不了全国小小说的权威人士于德北先生06年9月14日与己在神龙大酒店聊天时的一席话：他说“写小小说就像做其他事一样，如有些基础，写出一篇

东西并不难，但要写出精品，就不那么容易了，有时甚至是很痛苦的。不过我倒觉得像你这样业余写作是件很充实的事，因为你没有压力，说不准哪天能写个满意的东西出来……曹兄，祝贺你日后能出精品！”单独会话并不长，却给了我一些动力。

我也知道，小小说应该有它特有的意境，朴实的语言，独特的技巧，巧妙的构思等等。而本人的这些拙笔，离这些要求还相差十万八千里，甚至可以说还没入门。但如果不写出来，心里似乎又堵得慌，基于此，便硬着头皮表露了出来，权且就当作一种自我安慰或孤芳自赏吧！

一般而言，书的序是要请名人或有身份的人撰写的，但本人的这些劣作，还不够请人作序的档次，故此只好自己在此信手涂鸦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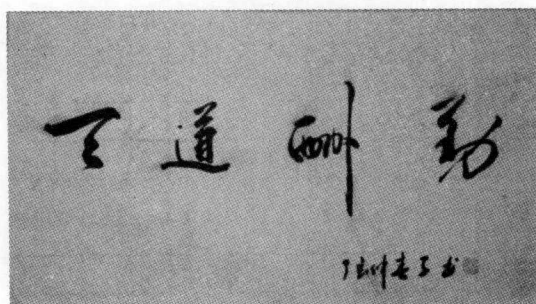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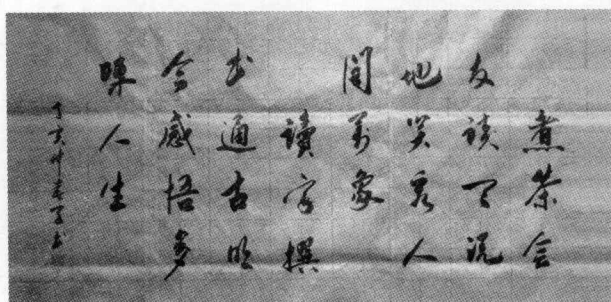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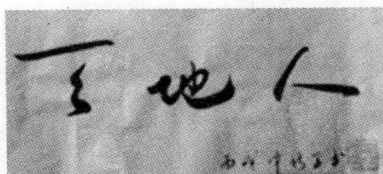
借此机会，深深感谢各位老师、同行和同事们的指教和鼓励！



2006/9/11



作者书法



目 录

第一辑 政界摄像

- 弯路/3
- 王加二轶事/7
- 球缘/14
- 皮东来正传/19
- 皮西来外传/23
- 材料/29
- 龚先乐转业/32
- 龙珠宴/36
- 县正街的女人们/41
- “救火英雄”/47
- 特价“水井坊”/51
- 其实与母猪无关/55
- 落花流水春已去/58
- 执政花絮/62
- 书法家/68





第二辑 人生驿站

- 月映井边/75
斗室情结/79
田阳人生的三次启迪/83
篱边草/89
回头草/94
琴琴/99
缘分/104
生日/108
滚/112
只是因为那声喊/117

第三辑 世态万象

- 一壶雨母云雾茶/123
昊昱兄弟/128
老黄和黄老/131
名言/136
搞乱的辈分/139
遗传基因/145
保姆/148
防盗网/153
模仿杰克/155
迟小光受聘/160
长舌传话/165

二海防贼/170

秘招/174

人走——茶不凉/179

第四辑 生活趣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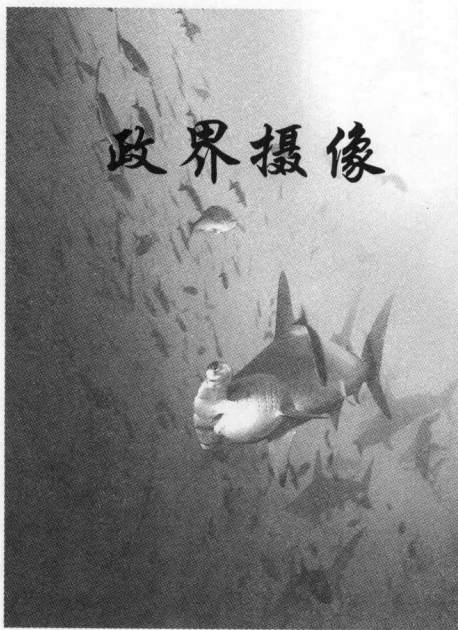
惊钓/185

尤特和巴特/190



第一辑

政界摄像



弯 路

李航与周哲夫是同乡，属于那种八杆子打得着的亲戚。

二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李航在周哲夫的帮忙下从山沟沟里进到了市里。当时，幸好周哲夫的儿、女已长大分家，晚生李航就住在周哲夫家里。

对李航的调来，周哲夫夫妇如同亲生儿子一般：为他洗衣，为他煮饭，还为他缝缝补补。每月李航交30元钱作伙食费，周哲夫也不拒绝，如数把钱储存银行。那年，李航父亲患病做手术到处寻钱，为难之际，周哲夫便把那笔钱如数取出交到了李航手里。当时，李航流着泪激动地说：“周叔，你老的恩德日后我会加倍报答的。”

“千万莫这样说，航侄，日后你有出息了，有事要求到你，莫推辞就行”。

海水不可斗量。“教书匠”李航三年后果然凭着自己的才华进了一家权力机关。不久，就由副科提了正科，正科提到了副处，三年不到，又安排到某城区当了大权在握的一把手。

前年，周哲夫的孙女燕从师院毕业了，属于那种可分可不分的对象。周哲夫儿子为女儿找工作，花了近一年的时间，因无铁的关系都无着落。无奈只好对周哲夫说：“爸，燕的事你去找找李航看





如何?”

那天，周哲夫终于第五次在李航的办公室找到了李航。李航很是热情：请坐、倒茶、递烟，满面春风，并问：“周叔，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周哲夫也不客气，就照直说：“当年常要你讲故事，缠着你做‘锤子、剪刀、布’的燕前年就师范毕业了，现待业在家一年了，烦得动不动就砸碗甩钵的，听说你区里几个学校刚好要补充几名教师，燕品学兼优，这事能否请你关照一下？”言毕，顺手递上一份报告。

李航在接完一个十分动听的女声电话后将报告接了过来，对周哲夫说：“周叔，你老托的事我会尽力的，但目前得缓缓。”

“李书记，这事你记在心里就行，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找你的。”周哲夫近似带着祈求的口气。

谁知，半年过了，燕的事仍没有消息，又过了半年，燕的事还没有着落。这中间，周哲夫也隔三岔五打过电话，也无数次上门找过，不是李航不在家，就是“这事请你再耐心地等一下。”

于是，有人提醒说：“老周，如今世态炎凉，你孙女的事是不是去走走弯路？”

“弯路？什么弯路？请帮我出出主意看。”

“听说你内弟一个叫王达的朋友是个角色，他姐夫在省上是个能左右领导干部的权力人物，据说他与李航关系铁着呢，兴许，你去找找你内弟，由



你内弟去找王达，再由王达去找李航，这事准有希望。”

抱着试试看的心里，周哲夫果然就去找其内弟，又和内弟找到了王达。

谁知王达讲话一口铜臭：说“这年头没有办不成的事，往往正道办不成的事绕道可以办，正路走不通弯路却走得通。”

讲到这里，王达卖起了关子：“这事嘛，办是可以办，但就看你怎么去办了。”末了，把周哲夫拽到一边，说：“这事我可以帮助搞定，但要点打点费。”

“打点费？多少？”

王达伸出三个指头，“不多，3万就行。”

3万元！周哲夫差点眼睛都翻了白。要知道，周哲夫参加工作达40年，一生的积蓄也就比这个数才多一点，以后养老怎么办？

但为了孙女有个工作，周哲夫摁着心肝，像割肉似的从准备作安葬费的积蓄中拿出了3万元。交钱时，手不停地颤抖。

王达拿到钱后，打算拿出2万元向李航表示下意思。

是夜，王达来到了李航家。

“李书记，有个事务必请您出面一下。”李航说：“有事就直说了吧，别拐弯抹角的。”王达就提出自己有个亲戚要找工作的事，并说“请李书记一